中国出土玉器全集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JADES UNEARTHED IN CHINA

15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GANSU QINGHAI NINGXIA XINJIANG



Www.sclencep.com

中国出土玉器全集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UNEARTHED JADES IN CHINA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GANSU QINGHAI NINGXIA XINJIANG

主 编: 叶茂林 闫亚林 王 辉 罗 丰 巫新华

副主编:王国道 任晓燕 贾建威 李 军

Edited by Ye Maolin, Yan Yalin, Wang Hui, Luo Feng, Wu Xinhua, Wang Guodao, Ren Xiaoyan, Jia Jianwei and Li Jun

斜 学 出 版 社 Science Press

版权声明

本书所有内容,包括文字内容(中英文)、图片内容、版面设计、内容分类以及其他任何本书信息,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为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未经本书相关权利人特别授权,任何人不得转载、复制、重制、改动或利用本书内容,否则我们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古方主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ISBN 7-03-016009-6

I.中... Ⅱ.古... Ⅲ.古玉器 - 中国 - 图录 IV.K876.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84197 号

责任编辑: 闫向东/封面设计: 黄华斌 责任印制: 钱玉芬

斜 学 虫 版 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深圳中华商务安全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5年10月第 — 版 开本: 889×1194 1/16 2005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247 1/2 印数: 1-3000 字数: 1280 000

定价: 4980.00 元 (共十五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编委会

总策划 汪继祥

顾 问(按姓氏笔画顺序)

马文斗 王 毅 王 巍 王红光 王红星 王晶辰 古远泉 石金鸣 丘 刚 白云翔 冯永驱 闫振堂伊第利斯·阿不都热苏勒 刘庆柱 许新国 李传荣李林娜 李陈奇 李黔滨 杨立新 杨惠福 杨德聪 邹厚曦 宋大川 宋建忠 肖洽龙 张 敏 张松林 陈 雍 罗 丰 金旭东 袁家荣 栗建安 黄启善黄道钦 曹 凯 曹锦炎 塔 拉 焦南峰 樊昌生 戴宗品

主 编 古 方

副主编 向安全 张广文 殷志强 刘云辉 刘国祥 常素霞 杜耀西 孔德安 于 明

编 委 (按姓氏笔画顺序)

于平于明于凤芝于振龙王方王宁 王 辉 王文建 王仁湘 王永波 王丽明 王时麒 王明钦 王国道 王炜林 王莉明 王晶辰 孔 悦 凯 邓 聪 古 方 卢兆荫 叶茂林 田 孔德安 田广林 田晓娜 吉琨璋 闫向东 闫亚林 吕学明 朱章义 任晓燕 全 洪 华国荣 向安全 刘 斌 刘云辉 刘国祥 刘景文 江章华 孙志新 (Sun Zhixin) 李 军 李陈奇 孙建华 孙福喜 杜正贤 杜耀西 李林辉 李琪美 李德仲 杨 帆 杨立新 杨竹英 巫新华 吴 阳 吴念亲 员雪梅 沈 辰 (Shen Chen) 佟佩华 邹后曦 宋大川 宋建忠 张敏张尉 张 擎 张广文 张宏明 张昌平 张松林 张敬国 张新宁 张照根 陆建芳 陈元甫 陈建平 林 丹 罗 丰 金旭东 赵 美 赵文刚 赵永魁 林南 赵评春 郝思德 侯俊杰 席永杰 姜寅虎 (Kang Inhoo) 徐 琳 徐世炼 贾笑冰 贾建威 夏格旺堆

郭伟民 徐新民 殷志强 高 炜 高西省 徐政芸 常素霞 梅华全 黄翠梅 曹楠 凯 唐际根 崔学谙 彭明瀚 塔 拉 梁太鹤 梁中合 崔大庸 喻燕姣 曾一士 曾卫胜 蓝日勇 覃大海 董 洋 臧晓寒 谯 慧 樊海涛 詹其友 蔡奕芝 Elizabeth Childs-Johnson(江伊莉)

英文翻译

Elizabeth Childs-Johnson(江伊莉) 曹 楠 王刃余

编辑组

闫向东 王刃余 宋小军 孙 莉 杨新改 王 钰 张亚娜 海 宁

图文制作

孟 亮 王继刚 孟巧芝 章贺平

本卷参加编写单位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甘肃省博物馆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青海省博物馆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定西市博物馆 定西市安定区博物馆 静宁县博物馆 会宁县博物馆 民和县博物馆 固原博物馆 西吉县钱币博物馆 原州区文物管理所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物馆 和田市博物馆

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地区出土玉器概述

叶茂林

甘肃、青海、宁夏地区地处中国西部,在地貌环境上比较相似,气候也比较接近。虽然甘肃东部和宁夏已经属于黄河中游流域范围,但是我们从区域地理上一般还习惯把甘肃、青海、宁夏作为黄河上游的一个文化区板块看待,统称黄河上游地区。

新疆地处中国的最西北方,虽然新疆本地出现玉器比较晚,玉器文化也不发达,但著名的新疆和田玉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优质的透闪石玉矿资源之一,成为中国古代玉器的主要玉料来源地。

一、甘肃、青海、宁夏地区

本区的出土玉器最早见于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的仰韶文化中,出土玉器只有绿松石饰和汉白玉坠,可以说是本地区玉器的初起。仰韶文化晚期以后,玉器没有明显的发展,包括马家窑文化及相关诸文化的玉器都是少量的装饰品和工具类型,未见其他特殊的类型和礼器类型,玉器文化发展始终是停留在原始阶段。

到了齐家文化时期,该区域的玉器文化发展才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各地的齐家文化出土玉器的数量之大,资料之丰富,引人瞩目。

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使用大批玉石器随葬,不过玉石器中大部分是石制品,但也有不少是属于软玉的,主要有玉斧、玉锛、玉铲、绿松石饰²。后来在武威的海藏寺公园发现的玉器加工场遗址,使人们开始认识了齐家玉器的制造技术和制作工艺,并思考齐家文化玉器生产和流通的问题。

天水市师赵村遗址出土的一批玉器,是首次通过 考古发掘出土10余件透闪石软玉的齐家文化玉器。 器形有玉琮、玉璧、玉璜、玉环等³。对于正确认识 齐家文化玉器起了重要作用,使齐家文化玉器考古学 研究开始起步。1999年以来,青海民和喇家遗址发 掘出土了大批齐家文化玉器资料,包括一些残片、碎 屑、玉料和半成品等⁴,表明喇家遗址也可能是制作 玉器的地方。由于制作和使用玉器并存的现象,以及 墓葬和居址都广泛发现玉器的现象,齐家文化玉器的 研究变得复杂化了,与此同时对各种现象的观察、分析和思考,促进了对齐家文化玉器研究的深入。

青海同德宗日遗址出土的玉器,虽然数量不多,但很重要,尤其所处黄河上游农牧交错的僻远地带,就更为人关注。宗日遗址出土玉器,皆出自200号墓,一次共出土5件玉器,计有玉刀3件,玉璧1件,另1件可能是玉刀的半成品5。这是比较少见的情况,可能代表了该墓葬的特殊地位。

与静宁县及其周边的六盘山一带,包括甘肃和宁夏的部分地区,也是出土齐家文化玉器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区域。从宁夏的固原地区所属县市,到甘肃的会宁、静宁、庄浪、镇原等地,均出土了不少齐家文化玉器。而甘肃定西市出土齐家文化玉器也非常丰富,可归入六盘山的周围地区。定西至临夏、武威、天水等区域,有可能是齐家文化重要的中心区域。其中定西至临夏,即洮河流域及周围地区,可能是齐家文化最重要的分布地带,包括了喇家、齐家坪、新庄坪等重要遗址。

齐家文化玉器的重要性在于出现大量礼器性质的 器物,似乎是突然间就涌现出来了,研究者都认为这 是受东部地区玉器文化的强烈影响而产生的。固然, 在此前的文化中, 从仰韶文化开始就早已存在玉器 现象,不能说完全没有玉器发展的根源,不过,作为 玉器文化特征的礼玉在齐家文化中大量涌现, 在早 期文化中还找不到渊源,只可能是外来影响的结果。 从诸多文化现象分析、齐家文化玉器是接受中下游 黄河流域的直接影响而来的, 良渚文化的影响是间 接的。那种认为齐家文化玉器直接来源于良渚文化 的观点,至少现在还缺乏说服力。相反,齐家文化玉 器已经发生了一系列内涵上和形式上的改变, 例如 重璧轻琮, 形态简化的粗陋素面, 制作上的原始粗 工,新出现的三璜合璧器物形态,缺乏雕刻工艺,选 料上的本地玉料多源并广泛存在和田玉料的现象, 在使用上缺乏严格的规范, 礼玉与工具等并存的现 象等,这些都说明是与良渚文化玉器明显不同,反映 出各自不一样的文化特征和面貌, 以及玉器使用观 念形态的不同。齐家文化的玉器现象是玉器观念发 生变化以后,并且又有所发展的结果。所以,齐家文化玉器不是直接来源于良渚文化的,而同东部黄河流域各龙山时期文化比较,齐家文化与其关系较之良渚文化自然更加密切。

齐家文化玉器最盛行的是玉璧 (包括璧、环类),有多种变化的形式,玉琮相比之下呈现出消退的趋势,但数量还是不算少,然而远不如玉璧的数量多。扇面形玉璜是最具特征的类型,其中合璧的玉罐,反映了璜与璧是相关的玉器形式,应可归到玉璧类型中,长条形穿孔玉刀也是特征性器形,长条形和窄锋条形的玉铲(包括端刃的其他礼器)类似平首圭;斧锛凿工具类玉器也颇具特色;形如纺轮的玉器,应是是一种小璧或装饰品,而不是纺轮;装饰品玉管也是上较重要的类型;在齐家文化中,有些玉料和废土、其含义需要研究。齐家文化玉器有沟通和田玉产地与中原及东部地区玉文化交流的特殊作用和意义。

在齐家文化之后,后续的诸文化进入到了商周时期,在这些后续文化中,还没有发现有如齐家文化这样广泛盛行玉器的现象。但玉器并没有完全绝迹,一些文化中还偶有出现。例如四坝文化的玉器就在一定程度上还有保留,不过已经大大衰退,有如早期玉器的面貌。礼玉的现象在其他文化中已几乎无存。在装饰品类的玉文化方面,本地区几乎是一脉相承地发展下来,直至近代,在一些少数民族中,玉石装饰品至今长盛不衰。进入夏商周时期以后,其他文化的发展只不过是一种类似少数民族的少数文化现象了。

甘肃是周秦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某些史前文化有可能与周秦文化有关。主要遗址有甘肃灵台、平凉庙庄、甘谷毛家坪,宁夏固原石喇村、中卫狼窝子坑、西吉新营,青海都兰诺木洪塔里他里哈等遗址。具有代表性的是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墓葬规格等级的代表性的是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墓葬规格等级条件,主要有玉人、玉璧、玉璜、玉琮、玉梅形器、长人、玉城、玉戈、玉笄、玉鱼、玉蝉、玉兽等。,代表了西周玉器的典型风格。其中也有一些具有国形。 我是了西周玉器的典型风格。其中也有一些具有国形的玩大。如扇面形的玉璜,就是齐家文化扇面形的玉璜,就是齐家文化扇面形。 对联系和发展关系。甘肃礼县发现的秦代遗址和墓

葬,出土的玉器体现了这个时期的特征和面貌。从新发现的材料看,秦式玉器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具有典型标本的作用。新发现的宁夏出土龙形玉佩(玉龙),是难得的精品,系出自汉墓,颇具秦式玉器的风格。

甘肃、青海、宁夏的汉代墓葬及魏晋墓葬发现非常多,出土玉器也不少。主要有甘肃兰州东岗镇汉墓、酒泉下和清汉墓、武威磨嘴子汉墓、武威唐嘴子汉墓、武威唐嘴子汉墓、武威唐嘴子汉墓、武威唐嘴子汉墓、远原下胡湾汉墓、是忠关马湖汉墓、还原下胡湾汉墓、灵之。 大四月,如北周李贤夫妇墓出土玉器较多,有玉璜、玉佩、琥珀蝉、琥珀珠、青金石戒指等。

隋唐玉器以宁夏固原南郊一批唐墓出土的玉器较具代表性。固原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地点,玉石之路与丝绸之路汇合并流,本地区的晚期玉文化变得绮丽多彩。如固原南郊隋唐墓出土的水晶饰品、宝石印章等,都带有域外的风格。而固原原州隋唐墓出土的白玉钗则是本土风格。宋元以降,本地区出土玉器较少,代表性的有甘肃漳县元代汪世显家族墓,出土玉器有玉带钩、耳环等°;甘肃上西园明代墓葬,如彭泽墓出土玉器有白玉坠饰、玉佩饰、玉带饰等°°。

二、新疆地区

新疆的出土玉器,年代可以肯定的最早不过距今 3000多年前。位于若羌的小河墓地,发现的铁饰品 玉珠,可能是现在所能够知道的年代比较早的 玉珠,可能是现在所能够知道的年左右。属于 玉器制品之一,被认定为距今3800年左右。属周围地 区,距今3800年前已经进入青铜时代。这里的 区,距今3800年前已经进入青铜时代。现现时期的玉器。如1979年发现的孔雀河下珠门 时代墓地和同时期的史前遗址,早已发现下游的。 时代墓地和同时期的玉器。如1979年发现的孔雀河下珠门 沟墓地,较普遍发现有玉饰,都为管状玉珠门。 沟墓地,较普遍发现有玉饰,都为管状玉珠门。 为酒和楼兰故城地区,考古调查大范围采集于新 治和一楼一的,也有属于青铜时代的。有研究者认为,时 时代的,也有属于青铜相接的地理位置,在史前 时代于新疆与甘肃、青海相接的地理位置,在史前 是绿洲环境,显然与东部的中原文化有着紧密和 繁的交流与往来联系。

新疆出土的玉器基本都是和田玉,尽管是有和田美玉之便,但玉器文化并不是在新疆起源和产生的,而是从东部的黄河文化传播过来的。新疆出土玉器表明,本地文化采用玉石作为制作工具的原料,也作为装饰品原料,一直到距今3000年前左右。新疆的文化或青铜文化遗址里发现的玉器,也还是缺时的痕迹,主要都是些玉质的工具,或者是小型的东流、主要都是些玉质的工具大多制作不够精细,选料也未必上乘,几乎不能代表和田玉的品质。应该说,新疆地区似乎就从来没有存在一个以礼器为核心的玉器文化与思想观念。

新疆昆仑山脉出产的和田玉,大概从距今6000 -5000年前就开始有零星地传播到黄河上游地湾和 至长江汉水流域等某些地方。在甘肃秦安大地湾和 医临潼姜寨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过和田玉的交流 式,我们还不得而知。还有在陕西汉中的南郑龙岗式,我们还不得而知。还有在陕西汉中的南郑龙岗寺 位遗址里也发现过可能是和田玉的玉器。 个地方已经属于长江中游流域,比之大地湾又远地 多。在大约距今4000年前,和田玉已经比较多少作 多。在大约距今4000年前,和田玉已经比较多少的 传于中国西部地区的黄河上游流域大片地方,这个 期的齐家文化玉器,发现了数量不少的和田玉。然 而,关于和田玉的采集和传输过程及与齐家文化交流 的细节,我们仍然很不清楚。

距今3000年前以来,和田玉开始大量输入中原, 商周王朝的墓葬中发现的玉器里,西部出产的玉料, 特别是新疆和田玉料,使用得相当广泛。从此中国历 代王朝显贵及官宦,都视和田美玉为玉之至尊至贵的上品,不惜工本采掘和运输和田玉,精工制作,生产符合特殊含义的规范、神圣、高等级的玉器。自此以后,和田玉的采掘输送等已经有了某些记录。和田玉传播流向中原的所谓玉石之路,虽然至今还是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然而这种流向已经成为学术界不争的共识。

新疆的出土玉器历史,以距今3000年前为一个 坐标。此后的玉器出土反而减少。从考古发现的遗址 和墓葬出土玉器看,主要是库尔勒市上户乡、帕米尔 高原等墓葬出土春秋战国时期的玛瑙、水晶珠串, 民 丰北大沙漠东汉墓、和田买力克阿瓦提遗址、吉木萨 尔大龙口汉墓、于田喀拉墩遗址、石河子南山汉墓等 出土的汉代玉饰、玛瑙珠、玛瑙项饰、珊瑚等饰品。 宋元乃至明清,出土玉器仍然只是装饰品的风格。在 吉木萨尔县的高昌回鹘寺院遗址出土24件玉石装饰 品,主要有圭形饰、桃形饰、璜形饰、珠形饰、环形 饰、凸形饰、亚字形饰14,可以说是晚期新疆出土玉 器的代表。这些玉饰,玉质颇佳,加工精致,器形较 小,有的可能是带上的饰物或配件,反映了这个时代 的西域地方接受汉文化的一些现象和表现。清代的 玉器,如和田博物馆收藏的玉雕猴,反映新疆地区也 有以玉玩为特征的玉雕工艺。目前,新疆玉器的发 现,看来还是不够的,尤其是关于和田玉的采掘和流 传问题, 是今后应该给予特别注意考察和研究的重 要课题。

注 释

- 1.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甘肃秦安大地湾第九区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11期,《甘肃秦安大地湾405新石器时代房屋遗址》,《文物》1983年11期。
- 2.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2期,《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第四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年4期。
-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甘肃天水师赵村史前文化遗址发掘》,《考古》1990年7期。
- 4. 叶茂林:《从青海喇家遗址出土资料再论齐家文化 玉器》,《海峡两岸古玉学会议论文专辑》(1),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2001年,《青海喇家遗址一些问题的思考》,何力:《考古学民族学的探索与实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

年。

- 5.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海南藏族自治州民族博物馆: 《青海省同德县日宗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5期。
- 6.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 《考古学报》1977年2期。
- 7.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宁砖瓦厂汉代墓葬》, 《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 文物出版社, 1988年。
- 8.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 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11期。
- 9. 甘肃省博物馆、漳县文化馆:《甘肃漳县元代汪世显家族墓葬》、《文物》1982年2期。

- 10. 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甘肃上西园明彭泽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7年1期。
- 11. 王炳华:《孔雀河古墓沟发掘及其初步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1期。
- 12. 王炳华:《新疆所见玉器暨研究》,《东亚玉器》(I),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 1998年。
- 13. 魏京武:《龙岗寺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玉质生产工具——兼论玉器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海峡两岸古玉学会议论文专辑》(I),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2001年。
-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辽宁美术出版社,1991年。

Jades Unearthed from the Areas of Gansu, Qinghai, Ningxia and Xinjiang

Ye Maolin

Gansu, Qinghai, and Ningxia, located in the west part of China, have similar terrain and climate. Although the eastern part of Gansu and Ningxia are usually identified with the middle valley of the Yellow River, reflexively from a geographical point of view Gansu, Qinghai, Ningxia are viewed as a single cultural entity belonging to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collectively are called areas of the upper Yellow River valley.

Xinjiang occupies the northwestern most part of China, and is an area with one of the most advanced jade types. Although jades have only belatedly been unearthed in Xinjiang, the area is the single most important source for the finest and purest quality jade, known as Hetian yu, a tremolite nephrite of translucent white.

I. Areas of Gansu, Qinghai and Ningxia

The earliest jades (jade is equivalent in meaning to beautiful stone) in this area of northwest China are turquoise and marble pendants, unearthed at the Yangshao Culture site of Dadiwan in Qin'an, Gansu¹. During the Late Yangshao Period and afterwards jade working remains are at a lull, with no clear advance and still primitive level. Jades are small in number, ornamental and tool types, without any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r ritual shapes, as represented in the remains of Majiayao and related Cultures.

With the Qijia Culture, jade-working enters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Jade works of art representing this phase are large, rich in quality and amazing. Stone and jade artifacts, accompanying burials from the site of Huangniangniangtai in Wuwei, Gansu not only include a large amount of stone worked types but also other materials, such as marble, with only a few *ruanyu* or nephrite jade pieces. Jade axes, jade adzes, jade spades and turquoise ornaments are represented². Later in time, remains of a jade workshop were discovered at Haizangsi Park in Wuwei, allowing for an understanding of jade-working methods of the Qijia Culture, in addition to questions about production and practice.

The first tremolite nephrite pieces of the Qijia Culture formally archeologically excavated include ten examples, represented by tube (cong), disk (bi), arc-shaped pendant (huang) and ring (huan) from the site at Shizhaocun in Tianshui Municipality³. With the recognition that the Qijia Culture was important, archeological research began to progress. In 1999, what is probably a jade workshop site is represented by Qijia Culture remains at Lajia in Qinghai that include several worked slices and their fragments, remains from worked materials, and raw material worked partially into shapes⁴. This phenomenon, witnessing jade working and use of jades, in addition to the widespread discovery of burials and habitation remains indicates that study of the Qijia Culture and its jades has reached a new point of complexity, stimulating further analysis and research.

Another very significant discovery with a few jade remains comes from Zongri, Tongde, Qinghai, located at a distant area where farmers and herders interacted o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These jades from Tomb No.200, total five in number and include three jade knives, one jade *bi* and one partially worked jade knife⁵. Since this find is rare, it probably represents a special burial.

The area of Liupanshan and Jingning County, plus the eastern part of Gansu and Ningxia is another important center for jade finds belonging to the Qijia Culture. A rather large amount of Qijia Culture jades have also been unearthed or collected from the municipality and county areas of Guyuan in Ningxia and as far as Huining, Jingning, Zhuanglang and Zhenyuan in Gansu. These finds indicate that the Qijia Culture of Liupanshan area are worth watching and following. The jades unearthed from Dingxi city in Gansu are extremely rich and may be identified as within the realm of Liupanshan. It is probable that a center of the Qijia Culture is located in the area that extends from Dingxi to Linxia, Wuwei, and Tianshui. Probably the most significant concentration of the Qijia Culture is located in the environs of the Tao River Valley and surroundings, at Dingxi to Linxia, including Lajia, Qijiaping and Xinzhuangping site remains.

As if all of a sudden of interest to scholars is that Qijia Culture remains have a large number of important ritual jade types that show major influences from eastern cultures. Of course, in earlier cultural contexts, such as Yangshao, jades appear, but not on the scale and in the form of ritual types that are represented within the Oijia Culture, suggesting their origin is probably from outside the Yangshao and Qijia. On the basis of many analyses, Qijia Culture is said to be influenced by middle and lower valley cultures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not directly by the Liangzhu Culture. The view that the jades of Qijia Culture develops directly from the Liangzhu Culture lacks force, yet on the contrary it is evident that Qijia Culture jades emphasize the bi jade and deemphasize the cong jade type. These shapes nonetheless are simple and plain in form, and are worked with primitive techniques. What is new in the jade repertoire is the bi composed of three huang that in working technique is also primitive. Forms and shapes are not standardized yet ritual types and tool types are preserved and the original material out of which these jades are worked is Hetian jade that is locally quarried. Qijia jades while influenced by Liangzhu Culture jade-working are unique to Qijia, developing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ving their own form and style, although certain jades may remain generally similar to Liangzhu in certain forms. The origin of Qijia Culture jades is not directly connected with Liangzhu, although as with the Longshan Culture of the eastern river valleys of the Yellow River, it is intimately connected with the Liangzhu Culture.

The most popular Qijia Culture jade type is the *bi* (includes both *bi* and *huang* types) of many forms. The *cong* gradually disappears, and although in number they are substantial they are not in comparison with the *bi*. Fanshaped *huang* are most unusual and characteristic, and some are linked with *bi*, indicating that *huang* and *bi* are similar shapes and belong to the same typological category of *bi*. Other types include long pierced jade knives and long thin jade spades (including other ritual types with blade forms) that are similar to flat-topped *gui* (insignia type) blades. Distinctive are the axe, adze and chisel jade tool types. Jades suggesting spindle whorls are probably small *bi* or ornaments and not spindle whorls. Ornament types of jade tubes are an important category. Some jade materials and remains left over from worked materials found in burials need to be studied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ir significance. The same concerns the jade sources of Qijia. Currently, scholarly consensus maintains that the bulk of Qijia Culture jade is Hetian jade, that the geological source of Hetian jade was known, and this phenomenon is significant in studying Qijia Culture trade and contact with the Central Plains and eastern jade cultures.

No flourishing jade culture on par with that of Qijia is known after the Qijia Culture, during the Shang and Zhou eras. Occasional jade finds are known, as represented by jade artifacts from the Siba Culture. The latter do not preserve the high quality of Qijia but show rather degeneration on the level of the earliest known jades in this area. Few ritual types appear. In terms of ornamental types, there appears to be little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era to the present, with a few types represented amidst minority cultures. After the Xia, Shang Zhou Dynasties, cultures of this area and their development belong primarily to several different types of minorities.

One of the highlights of Zhou and Qin Period sites is in Gansu, and belongs to several prehistoric cultures related with Zhou and Qin. The most important sites include Lingtai, Miaozhuang in Pingliang, Maojiaping in Gangu; Shilacun in Guyuan, Langwozikeng in Zhongwei, Xinying in Xiji, Ningxia; and Taliha, Ruomu Hongtali in Doulan, Qinghai. The type site of the Western Zhou period is Baicaopo in Lingtai, Gansu, where tombs belong to elite social members. Forty jades were unearthed and include human figurines, *bi, huang, cong*, handle-shaped objects, planks, axe (*qi*), dagger axe (*ge*), hairpins, fish, cicadas and animals⁶. Although most of the latter reflect standard Western Zhou style, a few reflect earlier characteristics, as represented by the fanshaped *huang* that continues Qijia Culture types. The latter phenomenon indicates that Qijia Culture influences continued into the Zhou eras. Qin style jades, unearthed from remains and burials at Lixian in Gansu. also carry on earlier and later traditions, with formalized types well represented. A recent discovery from a Han tomb but of Qin style is a jade dragon-shaped pendant of exquisite workmanship from Ningxia.

A large number of Han through Wei Jin period tombs yet with few jades have been discovered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valley in Gansu, Qinghai and Ningxia. Significant sites include Han tombs at Donggangzhen, Lanzhou, Gansu; Xiaheqing, Jiuquan; Mozuizi and Leitai, Wuwei; Nanguan, Yongdeng;

Shangyuanjia, Qin'an, in Gansu; Zhangjiachang, Yanchi; Guanmahu, Wuzhong; Xiahuwan, Haiyuan; Hengcheng, Lingwu; and Guyuan in Ningxia; and Zhuanwachang, Xining; and Shangsunjiazhai, Datong in Qinghai. Jade *bi* and mouth plugs are often the few types witnessed in the above tombs. The only extremely finely worked jade ornaments of white translucency were unearthed in Xining, Qinghai⁷. The largest concentration of Wei and Jin tombs with jades are in Guyuan, Ningxia, as represented by jade *huang*, pendants, amber cicadas and beads, in addition to bronze and laurite finger rings from the husband and wife burial of Li Xian of the Northern Zhou⁸.

Representative of the Sui and Tang eras are jades from several Tang tombs in the southern suburbs of Guyuan in Ningxia. Guyuan is an important center along the Silk Road. The trade route of jade is the same as the Silk Road, but major changes are witnessed in new types and multiple guises of jades during these later periods. Representative are the crystal ornaments and precious stone seals featuring with foreign style, discovered from the Sui to Tang period burials at the southern suburbs of Guyuan. A white jade forked hairpin of local style was unearthed from a Sui to Tang tomb in Yuanzhou, Guyuan. Few jades are known from tombs of Song, Yuan and later periods. Representative are the jade belt hooks and earrings from the Wang Shixian family tombs of Yuan date at Zhang County, Gansu⁹ and white jade pendants, other jade pendant ornaments and belt hooks from the burial of Peng Ze of Ming Dynasty at Shangxiyuan, Gansu¹⁰.

II. Area of Xinjiang

Jades from Xinjiang in large part do not predate 3000 years ago. Ornamental jade beads are probably the earliest type known, and may date approximately 3800 years ago, as represented from burials at Xiaohe, Ruoqiang. The same excavated data is not less from this period; it is clear from jades in prehistoric remains and tombs in the high plateau area of Luobupo that this area had entered the Bronze Age. Rather common are jade tube and bead ornaments from tombs at Gumugou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Kongque River, discovered in 1979¹¹. Jade axes and ornaments in substantial numbers have also been collected in the area archeologically investigated at Loulan Ancient City and Luobupo¹². These sites are both Neolithic and Bronze Age in date. Scholarly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is area along with Xinjiang, Gansu and Qinghai were geographically related and in histories once constituted an oasis environment, and with the eastern Central Plain cultures had an intimate and flourishing interchange and relationship.

Xinjiang jades are primarily Hetian jade yet despite this plentiful source, this area did not serve as the origin of a jade culture. Rather jade cultures of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Yellow River valley influenced this area's production. Xinjiang jades from prehistoric and Bronze Age Culture sites consist primarily of jade tools or small-scale ornaments.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shows the workmanship is not high in quality nor is the jade of particularly high quality, as if to suggest that the value of Hetian jade had not been realized. No jade culture or center producing ritual jade types appear presented in Xinjiang.

Xinjiang overlaps with Central Asia area along China's border. From archeological discovery it appears that Xinjiang entered the Neolithic rather belatedly and with the appearance of a mixed character. The Neolithic traditions of North China and the Painted Pottery culture of the Yellow River were the most influential and stimulated later cultural evolution. From a jade culture point of view, jade working was primarily influenced by the eastern Yellow River valley cultures. Other areas also appear to be influential. For example, a flat circular jade ornament with a hole perforated at an angle probably represents the style of working colored beads with perforations that is associated with the Harrapa Culture and river valleys of India, and possibly with the influence emanating beyond the high plains southwest in Qinghai and Tibet.

The Hetian jade mined in the mountain veins of Kunlun Mountains in Xinjiang in large part begin to appear transmitted piecemeal to certain areas along the upper river valley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even as far as the Yangtze and Han River valleys in 6000-5000 BP. Remains of Hetian jade appear in the Yangshao Culture of Jiangzhai, Lintong in Shaanxi and Daidiwan in Qin'an, Gansu, giving rise to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long distance trade and how this could have happened. It is also probably Hetian jade that characterizes the jade artifacts from Yangshao Culture site remains at Longgangsi, Nanzheng at Hanzhong, Shaanxi¹³.

The latter area is already known to have interacted with the Yangtze River valley cultures, which are considerably further away than Dadiwan. Approximately 4000 years ago Hetian jade appears to have been transmitted to a large swathe along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in western China that belongs to Qijia Culture. We are unclear about the details of how Qijia Culture interacted with the Xinjiang area and how Hetian jade was exchanged and transported. We hope to carry out scientific analyses in order to have data to use to clarify and answer these types of questions.

Hetian jade began to be transported to Shang and Zhou Cultures in the Central Plains 3000 years ago since jades from tombs are identifiable as this type of material. From this time on in successive Chinese historical dynastic periods, Hetian jade identified the elite and aristocratic. It was regarded as the highest ranking quality of jade, collected and excavated, then transported to be worked into exquisite items of special use and mysterious significance. There are some preserved records of the jade route for transporting Hetian jade to the Central Plain and beyond, and this remains to be researched, with the promise of a wealth of new results and understanding of Xinjiang's role as a jade source and jade culture.

The few jades that are known from periods after about 3000 years ago are represented by site and tomb remains. These include agate and crystal beads in chains from tombs at Shanghuxiang in Kuerle and Spring and Autumn through Warring States in Pamier Plateau; Eastern Han tombs at Beidashamo, Minfeng, Han period remains at Mailikeawati, Hetian; Han period tombs at Dalongkou, Jimsar; Han period remains at Keladui, Yutian; and jade ornaments, agate beads, amber necklaces, and coral from a Han tomb at Nanshan, Shihezi. Ornamental style jades have been unearthed from Song, Yuan through Ming and Qing tombs. Twenty-four jade and stone ornaments, including tablets (gui), and peach, huang, bead, huan, 🖰 -, and 亞-shapes are representative of late Xinjiang jade types, found at Huihu temple site, Gaochang in Jimsar County¹⁴. The latter jades, mostly of high quality, refined workmanship, although small were probably designed as girdle ornaments or pendants that reflect cultural standards of the Han Culture. The jade monkey in the Hetian Museum collection reflects the high quality and workmanship characterizing bauble types of jade from Xinjiang of the Qing Period. Currently, although excavations are still inadequate, particularly in understanding the traditional question of obtaining and excavating Hetian jade, we are left with important questions to pursue and research.

Endnotes:

¹ The Archaeological Team of Gansu Provincial Museum 1983, "Brief Report of Excavations in the 9th Area at Dadiwan, Qin'an, Gansu," *Wenwu* 1983.11.

^{——1983, &}quot;Neolithic Residential Remains No.405 at Dadiwan, Qin'an, Gansu," Wenwu 1983.11.

² Gansu Provincial Museum 1960, "Excavation Report on Remains at Huangniangniangtai, Wuwei, Gansu," *Kaogu Xuebao* 1960.2.

^{——1978, &}quot;The Fourth Excavation of Remains at Huangniangniangtai, Wuwei, Gansu," Kaogu Xuebao 1978.4.

³ Gansu and Qinghai Archaeological Team, Institute of Arch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1990, "Excavation of Prehistoric Remains at Shizhaocun, Tianshui, Gansu," *Kaogu* 1990.7.

⁴ Ye Maolin 2001, "Another Discussion of Qijia Culture Jade Material Excavated at Lajia, Qinghai," *Ancient Jade Study and Jade Culture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Symposium Papers*, I, Taibei: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Committee.

^{——2005, &}quot;Thoughts on Several Questions Concerning Remains at Lajia, Qinghai," in *Examining and Practicing Archeology and Minority Studies*, ed. by He Li, Chengdu: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⁵ Qinghai Provincial Administrative Bureau of Cultural Relics and Minorities Museum of Hainan Zang Autonomous Prefecture 1998, "Brief Excavation Report on Rizong Site in Tongde County, Qinghai," *Kaogu* 1998.5.

⁶ The Archaeological Team of Gansu Provincial Museum 1977, "Western Zhou Tombs at Baicaopo, Lingtai, Gansu," *Kaogu Xuebao* 1977.2.

⁷ Qingha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eology 1988, "Han Period Tombs at Zhuanwachang, Xining," Zhongguo Kaogu Nianjian 1986,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⁸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Museum and Guyuan Museum 1985, "Brief Excavation Report on the Joint Burial of Li Xian and His Wife of the Northern Zhou at Guyuan, Ningxia," Wenwu 1985.11.

- ⁹ Gansu Provincial Museum and Zhangxian Cultural Station 1982, "Wang Shixian's Family Burials of Yuan Dynasty at Zhangxian, Gansu," *Wenwu* 1982.2.
- ¹⁰ Gansu Provincial Committee for Preservation of Ancient Monuments 1957, "Brief Report on Clearing the Ming Period Tomb of Peng Ze at Shangxiyuan, Gansu," *Kaogu Tongxun* 1957.1.
- ¹¹ Wang Binghua 1983, "Excavation of the Tombs at Gumugou, Kongque River and Their Preliminary Research," *Xinjiang Shehui Kexue* 1983.1.
- ¹² Wang Binghua 1998, "Jades Seen in Xinjiang and Their Research," in *East Asian Jade*, I, ed. by Chong Tsung, Hong Kong: Chinese Archeology and Arts Research Center,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 ¹³ Wei Jingwu 2001, "Yangshao Culture Jade Produced Tools Unearthed at Longgangsi Site—Together with a Discussion of Jade and the Form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Ancient Jade Study and Jade Culture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Symposium Papers I, Taibei: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Committee.
- ¹⁴ Institute of Arch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1991, Ruins of a Buddhist Temple of the Khoco Uighur Period at the Ancient City of Beiting, Shenyang: Liaoning Arts Press.

Translated by Elizabeth Childs-Johnson

本卷年表

Chronology

新石器时代 (约公元前 8000 - 前 2000 年)	Neolithic Period (ca. 8000 – 2000 BC)
马家窑文化(约公元前3100 - 前2000 年)	Majiayao Culture (ca. 3100 – 2000 BC)
菜园文化(约公元前 2800 - 前 2000 年)	Caiyuan Culture (ca. 2800 – 2000 BC)
齐家文化 (约公元前 2100 - 前 1600 年)	Qijia Culture (ca. 2100 – 1600 BC)
四坝文化 (约公元前 1700 - 前 1500 年)	Siba Culture (ca. 1700 – 1500 BC)
夏代 (公元前20-前16世纪)	Xia Dynasty (ca. 2000 – 1600 BC)
商代(公元前16-前11世纪)	Shang Dynasty (ca. 1600 – 1100 BC)
西周 (公元前 11 世纪 - 前 771 年)	Western Zhou (ca. 1100 – 771 BC)
东周 (公元前 770 -前 256 年)	Eastern Zhou (770 – 256 BC)
春秋 (公元前 770 - 前 476 年)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770 – 476 BC)
战国 (公元前 475 -前 221 年)	Warring States Period (475 – 221 BC)
秦代 (公元前 221 -前 207 年)	Qin Dynasty (221 – 207 BC)
汉代 (公元前 206 - 公元 220 年)	Han Dynasty (206 BC – AD 220)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	Western Han (206 BC - AD 8)
新莽(公元9-23年)	Xin (Wang Mang Usurpation) $(9 - 23)$
东汉 (公元 25 - 220 年)	Eastern Han $(25 - 220)$
三国 (公元 220 - 265 年)	Three Kingdoms $(220 - 265)$
魏 (公元 220 - 265 年)	Wei (220 – 265)
蜀汉(公元221-263年)	Shu Han (221 – 263)
吴 (公元 222 - 280年)	Wu (222 – 280)
晋 (公元 265 - 420 年)	Jin Dyansty (265 – 420)
西晋 (公元 265 - 316年)	Western Jin $(265 - 316)$
十六国 (公元 304 - 439年)	Sixteen Kingdoms (304 – 439)
东晋 (公元 317 - 420年)	Eastern Jin (317 - 420)
南朝(公元420-589年)	Southern Dynasties (420 - 589)
北朝 (公元 386 - 581 年)	Northern Dynasties (386 – 581)
隋代 (公元 581 - 618 年)	Sui Dynasty (581 – 618)
唐代 (公元618 - 907年)	Tang Dynasty ($618 - 907$)
五代十国(公元907-960年)	Five Dynasties $(907 - 960)$
辽代 (公元 907 - 1125 年)	Liao Dynasty (907 – 1125)
宋代 (公元 960 - 1279 年)	Song Dynasty (960 – 1279)
北宋 (公元 960 - 1127 年)	Northern Song (960 – 1127)
南宋(公元 1127 - 1279 年)	Southern Song (1127 – 1279)
西夏 (公元 1032 - 1234年)	Western Xia (1032 – 1234)
金代(公元1115-1234年)	Jin Dynasty (1115 – 1234)
元代 (公元 1279 - 1368 年)	Yuan Dynasty (1279 – 1368)
明代 (公元 1368 - 1644 年)	Ming Dynasty (1368 – 1644)
清代 (公元 1644 - 1911 年)	Qing Dynasty (1644 – 1911)
THIN (A)UIVII IVII T)	Z

目录

CONTENTS

I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地区出土玉器概述

V Jades Unearthed from the Areas of Gansu, Qinghai, Ningxia and Xinjiang

X 本卷年表 Chronology

1玉璧	Disc (bi)
2玉璧	Disc (bi)
3玉璧	Disc (bi)
4玉璧	Disc (bi)
5 玉璧	Disc (bi)
6玉璧	Disc (bi)
7玉璧	Disc (bi)
8玉璧	Disc (bi)
9玉璧	Disc (bi)
10 玉璧	Disc (bi)
11 玉璧	Disc (bi)
12 玉璧	Ring (bi)
13 玉璧	Disc (bi)
14 玉环	Ring
15 玉环	Ring
16 玉环	Ring
17 玉环	Ring
18 玉环	Ring
19 玉环	Ring
20 玉环	Ring
21 玉环	Ring
22 玉璧	Disc (bi)
23 联璜玉璧	Set of Three Arc-shaped Pendants
24 联璜玉璧	Set of Three Arc-shaped Pendants
25 玉璜	Arc-shaped Pendant (huang)
26 玉璜	Arc-shaped Pendant (huang)
27 玉璜	Arc-shaped Pendant (huang)
28 玉琮	Tube (cong)
29 玉琮	Tube (cong)
30 玉琮	Tube (cong)
31 玉琮	Tube (cong)
32 玉琮	Tube (cong)
33 玉琮	Tube (cong)
33 玉环	Tube (cong)